春秋屬辭辨例編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六十目錄

闕文誤文　日食闕日朔穀梁說辨　外諸侯卒闕名左氏說辨
夫人闕姓氏三傳說辨　王不稱天胡氏說辨
桓十四年不書王說辨　桓昭定不書秋冬說辨　秦鄭晉
伐國闕將帥說辨　何休解公羊多曲說辨　孔子因史闕
不盡然辨　公穀書孔子生辨

時闕　桓四年七年昭十年定十四年闕時何賈程胡說辨
戰奚闕夏字賈說辨　成十年公羊闕時何說辨

日月並闕　誤文見卷一另門

月闕　紀姜歸京師闕月程子說辨　夏五傳疑辨

日闕

日月下闕事　桓五年正月甲戌己丑三傳說辨　莊二十二
年夏五月何說辨

日食闕日朔　公羊以為失之前後穀梁以為晦夜食辨

一日兩事重書日義文穀梁說辨

王不稱天闕文三程胡說辨

桓凡十四年不書王 公穀程杜諸說辨
夫人姓氏闕文誤文 三傳賈孫諸說辨 附內女繫國闕文
外諸侯爵號名謚闕文誤文衍文公會外盟闕文
杞子伯杜穀程趙說辨 寔來三傳程胡說辨 葬蔡桓侯何咳說辨 盟幽盟翟泉程胡說辨 齊人伐山戎齊侯獻戎捷二傳說辨 郭公二傳說辨 外諸侯卒葬名左氏說辨 諸侯出奔闕名舊說辨
公如衍文闕文 王子王臣誤文
內大夫闕名衍文 仲孫忌公羊說辨
外大夫闕名闕國名衍文誤文 黑肱闕書邾公穀說辨 魏多公羊說辨
執諸侯衍文 殺大夫闕名 公羊曹宋二說辨 穀梁曹宋二說辨 左杜陳氏說辨
兵事闕文衍文誤文 畀宋人闕田字說辨 救陳宋闕宋胡傳說辨 敗秦公羊說辨
弒君誤文 昏禮城蒐盟地闕文衍文誤文 盟于劉衍誤辨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六十　　錢唐張應昌學

闕文誤文　日食闕日朔穀梁說辨　夫人闕姓氏三傳說辨　外諸侯卒闕名左氏說辨　王不稱天胡氏說辨
桓十四年不書王誤辨　桓昭定不書秋冬說辨　秦鄭晉
伐國闕將帥說辨　何休解公羊多刪說辨　孔子因史闕
不盡然辨　公穀書孔子生辨

曰多聞闕疑曰史闕文聖人之訓也後儒說經不闕其所當闕強通其所不可通春秋傳者三家文已多異古書口述或以音近而致譌簡篆相承或以字似而成誤況乎經所書如此而傳所說如彼必為說以合之有反為經之害者矣王樵輯傳卷首凡例

桓四年七年無秋冬定十四年無冬桓十七年夏五闕月莊二十二年夏五月下闕事僖二十八年書壬申不繫月桓十年五月不繫夏昭十二年十二月不繫冬與凡日食不繫朔與日者皆闕也又引崔子方

闕文有二有史失之經不能益者有經成亡之後世不敢益者桓書

五月而無夏昭書十二月而無冬有月無時豈時不可推乎僖書壬申公朝于王所以上五月癸丑推之知其爲十月而不書定書辛巳葬定姒以上九月丁巳推之亦知其爲十月而不書有日無月豈月不可推乎史失之經可推而益也而闕焉非經成後亡之者歟葉夢得傳

杜預解左氏每遇闕文則曰史闕范甯解穀梁每遇闕文則曰甯所未詳獨何休解公羊以爲春秋皆無闕文隻字片簡偶有隳佚則曲爲之說以附會於經桓十七年之五月不書夏則曰月不繫時者文姜不繫之桓也僖二十八年之冬有壬申之日而無月則曰日不繫月者諸侯不繫之周也昭十年之無冬則歸咎於昭公之不郊定十四年之無冬則歸咎於季桓之受女樂技始窮矣陳則通提綱

桓公十四年夏五鄭伯使其弟語來盟左氏傳曰夏鄭子人來尋盟蓋夏下無月日者闕文也左氏亦止言夏而不言月日則是左氏作

傳時經已闕月日矣莊公二十四年冬書郭公而左氏無傳蓋亦經之闕文也僖公元年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左氏傳亦言夫人氏而不言姜是左氏作傳時經已闕姜字矣以此知作經已久經之文已闕而不可知然後傳始作也王觀國學林

經文有殘缺者有增衍者有舛誤者不可盡知如夏五郭公有秋無冬無冬有月之類此殘缺之明證也桓十三年十一月之再書丙戌此增衍之明證也隱三年之書月日前後不合此舛誤之明證也其可考者如此必有不止于此者而不可考也又如紀子伯仲孫忌之爲闕文蔡桓侯蔡侯申之爲誤文此又可以理推而知也其可推者如此必有不止于此者而不可推也朱朝瑛略說

夏五仲孫忌正月無王之類皆闕於孔子後者也否則孔子必益之矣諸侯卒不名日食不書朔不書日之類皆闕於孔子前者也孔子

無由而益矣郝懿行說

署桓三年

春秋文多闕誤三傳頗多附會而公穀尤甚由不知闕文故也蓋嘗推而論之日食闕書日朔者凡十本史失之而穀梁則曰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案自襄十五年以後無不書日朔者豈自此至獲麟近百年總無食于前食于後而獨參差不定於襄以前乎則穀梁之說非也外諸侯卒闕書名者凡十亦史失之而左氏則曰不書名未同盟也案隱元年及宋人盟于宿而八年宿男卒不名成十三年滕會諸侯同伐秦而十六年滕子卒不名杞與魯結昏而僖二十三年杞成公卒不名則左氏之說非也夫人不書姜氏及去姜存氏去氏存姜者凡四而左傳則曰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賈逵又云哀姜殺子罪輕故但貶去姜公穀又以出姜不宜成禮于齊穆姜不宜從夫喪娶故俱貶去氏夫去姜存氏去氏存姜不

成文理況文姜哀姜之罪豈待去其姓氏而明至夫人乃為處女事由父母而必責其問合禮與否無乃縮拊騣移日之譏乎亦拘固不通甚矣王不稱天者凡六其三史脫之其三從省文而胡氏於錫桓公命歸成風之賵及會葬則云聖人去天以示貶夫歸仲子之賵王已稱天矣豈於前獨罪宰咺而于王無貶於此數事又獨責天王而于榮召無譏乎桓五年三國從王伐鄭此自省文爾與公朝于王所同義而胡氏以為桓王失天討豈朝于王所不責諸侯而反責王乎必以桓十四年不書王為責桓無王則宣亦篡弒何以書王必以桓四年七年不書秋冬為責王失刑則昭十年不書冬定十四年不書冬又何以說秦伐晉鄭伐許晉伐鮮虞皆是偶闕人字而公穀以為狄之夫秦且無論晉之罪莫大于助亂臣立君襄十四年會孫林父于戚以定衛當日不聞狄晉鄭伯射王中肩未嘗有微辭貶示而沾

沽責其伐許伐鮮虞亦可謂舍其大而圖其細矣凡此皆公穀倡之而後來諸儒如孔氏穎達啖氏助趙氏匡陸氏淳孫氏復劉氏敞亦既辨之矣而復大熾於宋之中葉者蓋亦有故焉自諸儒攻擊三傳王介甫遂目春秋為斷爛朝報不列學宮文定反之矯枉過正遂舉聖經之斷闕不全者皆以為精義所存復公穀之故說而呂氏東萊葉氏少蘊張氏元德諸儒俱從之由是春秋稍明於唐以後者復晦昧於宋之南渡夫蔑棄聖人之經與過崇聖人之經其用心不同而其未得乎聖人垂世立教之旨則一也今於南渡以後兼取黃氏仲炎呂氏大圭程氏端學俞氏皐齊氏履謙五家列闕文各條學者於此不強求其通則於諸儒支離穿鑿之論亦掃除過半矣顧棟高大事表

案孔氏穎達曰春秋闕文有二有史本闕聖人因而不改者有修成後始闕者愚謂史闕而聖人因之無是理也孔子修春秋垂訓百世

必擇其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者書之若前史有闕宜并削而不錄此何關勸懲而書之以惑誤來世故知皆修成以後闕也蓋春秋自脩成以後爲孔氏之私書又定哀以後多有所刺譏隱諱故當時游夏不能贊一辭而曾子子思亦無一語及春秋至孟子始標出知我罪我及其義竊取之言是時去孔子已百年矣左氏約生在孟子前後故已有以紀子伯爲履緰之字以甲戌己丑爲再赴而公穀則生于漢時据所傳聞謬誤尤甚幸左氏爲史官得見列國之史與魯未筆削之春秋此二書皆掌於官中其義雖不存而文之闕誤則無有故左氏得据爲傳其日月與經互異往往傳是而經誤此尤顯然可見者孔子嘗自言曰辭達而已矣若春秋之去姜存氏去氏存姜及曹宋之大夫不書名不達已甚顯係斷闕宋儒不察皆目爲意義所存雖經杜孔啖趙之駁正而不悟豈不謬哉夫左氏親見國史而當其

時孔聖之經已多闕左氏不知而反爲之說如澶淵之會傳据國史本有叔孫豹會四字幽之盟公羊氏經現有公字而左氏所傳授之本偶無之遂以爲諱不書公大夫不知春秋時會盟之非義者多矣何獨于此焉諱左氏且不知而妄生穿鑿何况後來餘子哉又三家傳授率多闕誤兼經秦火與篆隸之變更有難于強通者如歲首不書王者幾半夫歲首稱王一經之大頭腦也尚脫略如此况其小者乎諸儒不知脫誤而附會穿鑿過矣楊方達補注凡例

○時闕　桓四年七年昭十年定十四年闕時何賈程胡說辨　戒奚闕夏字賈說辨　成十年公羊闕時何說辨

桓四年不書秋七月冬十月

史闕文也他皆倣此杜注○孔疏見一時無事書首月門○何休云夏書宰渠伯糾來聘下去二時者爲貶天子聘也非也史闕日月者仲尼皆不益之耳劉敞權衡○史闕文也或謂貶天子失刑

不成議論魯桓之弒天子不能討罪惡自著何待去秋冬而後見乎（朱子語類）○不書秋冬程子以爲天王失刑其說本於何氏休不若杜注以爲史闕文於義爲正故劉氏敞朱子皆從之汪氏克寛歴舉全經闕文相校以申明程子之說終無確據（纂疏）○說者謂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桓弒君而天討不加是有陽無陰歲功不能成故削之四年不書以天王之下聘七年不書以穀鄧之來朝天王與列國俱無可望矣果爾則桓十七年五月公羊不書夏昭十年十二月三傳皆不書冬又將何說誕妄甚矣（顧棟高五禮源流口號注）○以爲弒君之賊天王及諸侯莫能討其罪故削秋冬二時以示法然定之十四年經有秋而無冬亦將引胡氏討賊之說曲解之乎且二百四十九年之間弒君之賊多矣而何獨于桓削二時也（楊于庭質疑）○桓在位十八年之中元年冬十

月九年夏四月十二年春正月十三年秋七月冬十月十八年秋七月皆以無事書首時而獨四年闕秋冬此年又闕秋冬脫之無疑胡氏貶桓之說不可通何氏謂以火攻人君因去秋冬以示貶更附會穿鑿此自是修後脫文胡氏從何休强生議論徐卓經義未詳說　○愚按此經成後闕文徐說與顧氏見前程氏見下條同其說是也杜劉說尚未是

桓七年不書秋七月冬十月

杜氏以爲史闕文呂氏東萊以爲春秋以後之闕文也家鉉翁詳說

○先儒皆謂逆亂天道歲功不成故不具四時穿鑿殊甚也使孔子果以四年冢宰聘桓而闕秋冬則次年仍叔子復聘何以不闕果以七年穀鄧來朝而闕秋冬當先闕于二年滕子來朝而何以又不闕乎杜氏以爲闕文是也然謂之史闕文則不可

蓋聖人闕疑闕其事之不可知者爾若秋冬書首月以備四時即會史策闕聖人亦宜正之豈得仍其闕以惑世哉程端學或問○此闕文也四年杜注甚明故程胡二傳何氏休說俱不取彙纂

桓十七年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左公闕夏字穀梁有為是趙坦異文箋○按春秋序正義曰桓十七年五月無夏昭十年十二月無冬既得其月時則可知不應闕其時獨存其月是孔子之後脫漏又○愚按禮記正義引賈服說謂視朔不登臺故不書時非也賈服云登臺不視朔書時不書月視朔不登臺書月不書時若雖無事視朔登臺則空書時月見記疏六十一

公羊莊二十六年公伐戎左穀作春公伐戎

左穀有春字公羊疏引經文同蓋傳寫者脫去耳趙坦異文箋

公羊成十年無冬十月三字

公羊成十年經公如晉何注如晉者冬也去冬者惡公前旣不免牲今復如晉過郊乃反怨懟無事天之意當絕之按公如晉與秋七月連文公以秋七月如晉左傳可證左穀此年又有冬十月三字公羊偶脫耳何氏妄說繆甚孫志祖讀書脞錄續編○按何注李氏廉闢其迂謬是也段氏玉裁據禮記中庸正義成十年不書冬十月疑古本左穀亦無此三字從賈服貶削時月之義亦誤

昭十年十有二月甲子宋成公卒　不書冬

此年無冬脫也孫復尊王發微○何休謂昭公取吳孟子之年故貶之非也經無取孟子之文安得妄說此傳授誤脫也汪克寬纂疏○何休以爲貶昭公娶于吳賈逵服虔並云刺不登臺觀氣李氏廉駁之是矣然謂史闕時而聖人因之無是理此修成以後脫漏

耳當從汪氏 徐卓經義未詳說

定十四年大蒐于比蒲城莒父及霄　不書冬

無冬史闕文 杜注 ○蒐與城蓋皆在冬脫冬字耳 汪克寬纂疏 ○何休云是作孔子以司寇攝相事齊人饋女樂孔子去不書冬者既也此牽合之說聖人豈以去位之故而削冬時乎 家鉉翁詳說 ○何注牽强家氏辨之葉石林謂正定公之終其說益支離是時公未薨也且罪君而削天時聖人為之乎杜注謂闕文固善然云史闕文則不可聖人闕疑闕其事之不可知者爾時月則史有闕亦必正之豈仍其闕以惑世哉此經成後脫文也 徐卓經義未詳說參

○日月並闕 誤文見卷一另門

隱九年冬公會齊侯于防

隱十一年夏公會鄭伯于時來

公穀有五月左氏經無而正義釋文俱無說疑經文本有唐石經以下諸本脫誤也張壽榮古義

莊九年春公及齊大夫盟于蔇

内會盟日月並闕以後不備載據隱六年書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隱八年書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日月並書

隱二年紀子帛莒子盟于密

桓二年蔡侯鄭伯會于鄧

外會盟日月並闕以後不備載據隱八年書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僖九年書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邱日月並書

隱二年無駭帥師入極

隱七年秋公伐邾

内兵日月並闕以後不備載據隱十年書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郜辛巳取

防隱十一年書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日月並書

隱十年秋宋人衛人入鄭

隱四年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外兵日月並闕以後不備載據隱十年書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莊二十八年書三月甲寅齊人伐衛日月並書

僖四年夏許男新臣卒

僖十四年冬蔡侯肸卒

外諸侯卒日月並闕以後不備載據隱三年書八月庚辰宋公和卒八年書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日月並書

劉氏顧氏說見日月非褒貶門蔡侯肸卒

桓五年夏葬陳桓公俞氏皐曰不書月日闕文

僖七年冬葬曹昭公

外諸侯葬日月並闕以後不備載據隱三年書十有二月癸未葬宋穆公桓十五年書四月已巳葬齊僖公日月並書

僖二十九年秋大雨雹

不書日月闕文也季本私考○按雨雹為非常之災豈有經一時皆雨雹之理季氏以為闕文無疑顧棟高大事表

此災異日月並闕者據隱九年書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莊七年書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日月並書

僖九年冬晉里克弒其君之子奚齊

文十八年莒弒其君庶其

外弒君日月並闕者餘不備載據桓二年書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莊八年書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日月並書

○月闕

紀姜歸京師闕月程子說辨見五傳疑辨

隱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桓六年冬紀侯來朝

列國來朝闕書月以後不備載據成七年書夏五月曹伯來朝成十八年書八月邾子來朝皆書月

隱七年夏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隱七年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來聘闕書月以後不備載據成三年書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襄七年書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並書月

隱三年秋武氏子來求賻

文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王使至魯闕書月以後不備載據隱元年書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桓十五年書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並書月

桓八年冬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僖二十九年春介葛盧來

諸侯來魯闕書月以後不備載據隱元年書十有二月祭伯來成九年書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皆書月

桓五年秋大雩

成三年秋大雩

祭祀闕書月以後不備載據僖十一年書秋八月大雩十三年書秋九月大雩皆書月

桓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不書歸月史失之春秋不得而益之也伊川謂書王國之事不可用無王之月故但書時牽强不可從顧棟高引呂大圭

文四年夏逆婦姜于齊

婚禮闕書月以後不備載據桓三年書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夫人姜氏至自齊成十四

年書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並書月

隱五年春公觀魚于棠

隱六年春鄭人來輸平

隱七年夏城中邱

莊六年冬齊人來歸衛俘

內書事闕月以後不並載據桓四年書正月公狩于郎莊二十二年書王正月肆大眚二十九年書十有二月城諸及防三十一年書六月齊侯來獻戎捷並書月

隱二年至十一年闕書正月

見卷一另門

桓十四年夏五

孔子作春秋專其筆削豈其舊史日月之闕者不隨而刊正之

故此乃後人傳之脫漏耳或云此連下鄭伯使其弟語來盟中

脫一月字孫復尊王發微○此修經以後之闕文家鉉翁詳說○當是傳經之誤穀梁以爲孔子傳疑非也遺無故之疑豈春秋意哉黃仲炎通說○穀梁曰傳疑也胡氏曰疑而不益見聖人之愼也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又曰多聞闕疑愼言其餘愚謂吾猶及史之闕文謂事之不可知者爾若事之顯然可見者孔子安得不正之蓋多聞闕疑孔子教人闕其理之可疑者爾若理之斷然可言者孔子亦使人疑之乎若夏五無月乃事之顯然可見理之斷然可言者也此必傳者脫遺如左氏傳成公二年夏有之比耳程端學或問○此斷簡也或月下別自有文而鄭語來盟自是六月事而不月或中間更有六月而鄭語蒙上月都未可知若于夏五之下補一月字連下鄭伯爲文則非其實矣秦火而後古書錯簡脫漏者多謂夫子因舊史之闕者固非謂五爲羨文者

亦恐未必然也公羊氏云無聞焉愼之之辭 徐卓㫖義 未詳說

隱四年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

桓二年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

僖二十八年冬會于溫天王狩于河陽壬申公朝于王所

成十七年庚申晉弑其君州蒲

昭二十四年丁酉杞伯郁釐卒

定十五年辛巳葬定姒

倶見有日無月門

成十七年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

見日月誤文門

○日闕

隱元年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不日闕文也記史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其常也有不可以盡得則有時而闕焉魯史之闕春秋不能益也非義所在也（葉夢得傳）

隱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內會盟不日者闕文也以後不備載（據書日者見前日月並闕條下）〇外會盟不書日者或不以日告也

桓二年九月入杞

莊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

內兵不日者闕文也以後不備載（據書日者見前日月並闕條下）〇外兵不日者或不以日告也

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定八年冬從祀先公

內祭祀闕日（據閔二年書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文二年書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並書月日）

莊十六年冬十有二月邾子克卒
不日闕文也俞皋釋義
僖七年秋七月曹伯班卒
彙纂駁季氏說見日月非褒貶門
外諸侯卒闕日餘不備載據書日者見前日月並闕條下
隱五年夏四月葬衛桓公
隱八年秋八月葬蔡宣公
外諸侯葬闕日餘不備載據書日者見前日月並闕條下
隱元年冬十有二月公子益師卒
諸說見日月非褒貶門
宣五年秋九月叔孫得臣卒
黃氏說彙纂案見日月非褒貶門

內大夫卒闕日餘不備載據隱五年書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僖十六年書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並書日

文十四年九月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

襄三十年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

外弒君闕日餘不備載據書日者見前以月並闕條下

○日月下闕事桓五年正月甲戌己丑二傳誤辨　莊二十二年夏五月何說辨

桓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甲戌首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己丑此年正月六日杜注○公穀皆云甲戌之日出而亡己丑之日死而得按國君雖狂而去亦當有臣子從之豈有國君走出臣下不追逐昧其死日乎陸淳辨疑引啖助○左云再赴豈有當禍亂時而頻競赴告哉傳云公疾而難作驗此則經文甲戌下當記陳佗作亂之事脫簡耳又引趙匡○春

秋之經自相照驗未有始終不相合者若明年但書殺陳佗而今年不載陳亂之迹則陳佗者何人而殺之又以何罪本此而推甲戌下載陳佗之事趙子說是孫覺經解○左曰再赴公羊曰君子疑焉穀梁曰舉二日以包之皆不究闕文之義李廉會通○劉氏敞謂甲戌下當有陳侯之弟佗殺陳世子免十字程氏端學亦謂經有書弒君而賊不討者未有討賊而不書弒君者使魯史但有蔡人殺陳佗之事而不見陳佗弒君事夫子將并殺陳佗不錄必不傳疑于後此必筆削以後之闕文顧棟高闕文篇○甲戌之下脫簡耳左謂再赴無此理公穀謂不知死日舉二日以包亦非也君卒以日告必知其日豈有憒憒以二日告者徐庭垣管窺

莊二十二年夏五月

四時無事書首月此書夏五月經闕繆杜預釋例○未有以五月首

時者月下脫事爾孫復尊王發微○何休謂譏公娶讎女不可奉先猶

五月不宜首時此因下文盟防爲謀昏始事故生穿鑿顧棟高大事表

成元年冬十月

穀梁傳載行父與晉郤克衞孫良夫曹公子手同時聘齊事范

注穀梁子作傳皆釋經立義未有無其文而橫發傳者疑冬十

月下脫季孫行父如齊六字

○日食闕書日朔凡十辨公羊以爲失之前後穀梁以爲晦夜食

隱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不書朔史失之杜注○公羊謂日不日或失之前或失之後非也

日月有詳略皆史文也劉敞權衡○日食不書朔者八左氏曰官失

之也公羊曰二日也穀梁曰晦也唐人以歷追之俱得朔日則

左氏之說長矣鄭樵六經奧論○或日或不日或朔或不朔皆史闕文

襄十五年以後無不書朔日者顧棟高大事表

桓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左氏曰不書日官失之也杜注日官日御典歷數者非也史闕之耳何關日官日御乎陸淳辨疑引趙匡○自文以上日食有不書日者自文以下皆書日故曰桓莊之世多闕文陳傅良後傳

莊十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不書朔與日脫也孔疏○日朔俱失之孫復尊王發微○穀梁曰不言朔夜食也非也春秋闕疑據見而錄何以知其夜食而書乎劉敞權衡

僖十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僖十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

日朔不書俱失也趙鵬飛經筌

文元年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公羊有朔字左穀無或闕文 趙坦春秋異文箋

宣八年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杜氏長歷以七月甲子爲三十日則是晦食非也長歷又云十月甲子朔余因悟春秋經秋七月三字乃書之以備一時下經冬十月三字合在此甲子之上不書朔者史闕文本是錯簡杜氏誤解之爾 梁履繩補釋

宣十年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宣十七年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襄十五年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一日兩事重書月羨文 穀梁說辨

桓十二年冬十有一月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丙戌衛侯晉卒

再言丙戌羨文也 孫復尊王發微 ○丙戌之日再見於經者誤文耳穀

梁謂之洪曰葬也孫覺經解

○王不稱天凡三程胡說辨

莊元年冬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文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三月王使召伯來會葬

皆闕文見書天王門若桓五年從王伐鄭僖二十八年兩書公

朝于王所乃省文而非闕也

○桓凡十四年不書王公穀程杜諸說辨

舊說穀梁傳曰元年春王桓無王其曰王何也謹始也元年有王所以

治桓也二年曰王何也正與夷之卒也十年曰王何也正終生之

卒也十八年書王末發傳范註此年書王以王法終治桓之事○何休公羊注曰不

書王者見桓公無王而行也二年有王者見始也十年有王者數

之終也十八年有王者桓公之終也見桓三年○程子曰桓弒君而立

元年春王以王法正其罪也二年宋督弒君書王亦以王法正其罪也三年不書王見桓之無王也○孫氏復曰十年十八年書王者王無十年不書也十年無王人道滅矣○家氏鉉翁曰桓書王者四年不書王者十四年書王明王法也不書王著桓無王與桓不能以王法正天下也元年書王以王法正其罪也二年書王憤督誅之未及而宋亂又作也至三年王朝不聞有誅殛之命而宰渠伯糾又下聘焉王法掃地矣自是不書王者七年至十年又書王則以天道一周至十八年桓見殺於齊乃復書王正月言王誅雖不加而天理未嘗泯其死於齊是亦討也按家氏說即申明程子孫氏之義

駁辨 桓在位十八年凡十四年不書王先儒之說大抵皆祖穀梁元年書王胡氏謂以天道王法正桓公之罪二年書王正華督之罪十年書王謂天數之終十八年書王謂正桓公之終其立說可謂鑿

矣呂氏大圭曰春秋書王本以律天下之不王豈因桓之不王而遂自去其王乎果以桓無王而不書王則當始末盡然又奚以元年二年十年末年復各書王且桓宣皆弑逆皆天討不加而宣何以書王乎程氏端學曰此爲闕文無疑聖人豈屑屑去一字以示褒貶使後世揣摩臆度此必傳寫之誤而後世不敢增益之亦如夏五闕月之類耳顧棟高闕文表又五禮源流口號注○以不討賊削王則春秋之王當削者多矣不爲他國不書王而獨爲魯貶其王豈王獨繫於魯而不繫他國乎郝敬行說略莊三十二年○月繫王奉正朔之義國史之體皆然何可意爲去留哉謂桓爲無王則元年乃即位之始何以反存之邪謂元年及十八年爲桓終始之年則二年十年何以亦存之邪而桓宣同罪又何以一去一留邪其爲修後脫文無疑高澍然釋

經桓三年

杜云首時必書王明此歷天王所頒其或廢法違常失不須歷則不書王劉炫曰天王失不須歷乃大事何得傳無異文襄二十七年再失閏杜云魯之司歷頓置兩閏哀十三年十二月螽仲尼云司歷過杜云季孫聞仲尼之言而不正如杜所注歷既天王所頒魯人何得擅改杜此言自相矛盾此不書王是闕文耳 桓三年孔疏

○夫人姓氏闕文誤文 三傳賈孫諸說辨

莊元年夫人孫于齊

不稱姜氏蒙上文也春秋一事再見者蒙上文 趙仿集傳 ○不稱姜氏三傳皆以為貶吳氏澂程氏端學以為闕文愚謂此是省文爾若以為貶文姜則哀姜又何以書夫人姜氏孫于邾乎或曰文姜殺夫哀姜殺子罪有輕重夫殺夫殺子俱是弑君恐不得分輕重夫君弒夫人奔直書于策而罪狀顯然已具不須更去

氏以示貶也此因上桓十八年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以後一年之中但書桓公見弒一事中無異事但書夫人而節可知其爲文姜承上文之辭耳不必曲爲之說也齊氏履謙亦謂一事再見故從省顧棟高大事表○承上公與夫人姜氏如齊故不再著姜氏也閔二年夫人姜氏孫于邾上無所承不得不著姜氏說者謂殺夫罪重故去姓殺子罪輕故不去姓此何理也陳祖范經咫

僖元年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不稱姜闕文杜注○齊治哀姜之罪取而殺之則位絕於魯非復魯之夫人其薨葬不合書之於策以僖公請而葬之存母子不絕之義故具書於經薨葬備禮諱之若無罪而自薨既諱其殺不宜有貶而公羊曰貶不稱姜氏與弒公也穀梁曰不言姜以其殺二子貶之也賈逵云殺子輕故但貶姜夫姜氏者夫人之

姓二字共爲一義不得去姜存氏去氏存姜若其必有所貶自可替其尊號去一姜字復何所明且於薨葬無貶何故喪至獨去一姜公羊又云貶必於其重者莫重乎其以喪至也案禮之成否在薨葬何以喪至獨重喪至已加貶責於葬不應備文何故葬我小君復得成禮故杜直斷以闕文公穀殆妄爲之說耳孔疏○脫姜字爾若果去氏何不於薨于夷去之俞皋釋義引吳氏○春秋書葬哀姜稱小君則上文夫人氏是偶闕而以爲貶削過矣黃仲炎通說○孫氏復以爲貶又云孫于邾不貶者不以子討母也此而貶者正王法也蓋從公穀謬說顧棟高大事表顧說又見比事門○夫人氏者闕文也公羊以爲貶非也哀姜之惡不甚於文姜文姜不去姓何獨於哀姜去之且不貶於孫邾之日而貶於喪至之日非法矣書薨于夷書以歸書喪至則哀姜之不容於宗國足以

彰其惡矣欲加以討罪之辭削其夫人可矣於姓乎何左穀梁曰為齊諱殺同姓也管蔡叛而周公行誅何諱於胡氏曰不稱姓殺於齊不去氏受於魯亦曲為之辭也王介之四傳質○不書姜者史闕也三傳皆以為不言姜與弒二君也既以弒二君而去其姓則前此當弒之時何以不去其姜也故曰史闕也徐學謨春秋億

文四年夏逆婦姜于齊

不書氏不書夫人脫簡也此條自夏字以下文闕文俞皐釋義○二傳以姜之去氏為貶杜氏以為闕文按婦而言姜加氏則辭繁亦猶文姜成風以謚稱則不以氏稱也非貶之也程端學三傳辨疑○凡夫人加氏字便於言爾今既曰婦姜故不必言氏無他義也此語辨疑引啖助○按程積齋以為省文與啖義同○顧氏駁穀梁說見昏禮門

宣元年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不書氏史闕文杜注○公穀以不稱氏爲貶喪娶喪娶當罪其父母何乃貶責夫人且去氏稱姜不成文義知爲史闕也孔疏○以去氏爲貶非也一國之母非臣子所當貶郝懿行說略

公羊 襄四年夫人弋氏薨葬我小君定弋弋左作姒

穀梁 定十五年弋氏卒葬定弋弋左作姒

王趙說見書夫人薨葬門襄四○襄哀妾母不應並稱定姒襄四年姒字誤當從公羊作弋宋陸粲辨疑

附 內女繫國闕文

穀梁 襄三十年叔弓如宋葬共姬

穀梁脫宋字趙坦異文箋○上有如宋二字則下宋字疑衍洪亮吉春秋詁

○外諸侯爵號名謚闕文誤文衍文 公會外盟闕文

紀子伯杜穀程趙說辨 寔來三傳程胡說辨 葬蔡桓侯何咳說辨 盟幽盟翟泉程胡說辨 齊人伐山戎齊侯獻

戎提二傳說辨　郭公二傳說辨　外諸侯卒闕名左氏說辨　諸侯出奔闕名舊說辨

隱二年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杜注子帛即裂繻字（是年秋紀裂繻來逆女）果爾則春秋前書名後書字何所區別於其間邪其餘諸說不同皆無可考闕疑可也（黄淮陸測義）○以子帛為履繻字紀大夫無先莒子理又載書大夫登名亦無稱字理以子伯為侯字之誤者近之（姜寶事義全考）○穀梁曰紀子伯莒子而與之盟范注伯長也推莒子為伯穿鑿可笑左氏作帛以子帛為裂繻字曰魯故也杜注因增出平莒魯之怨事不見經傳況通經無大夫先諸侯之例亦附會不通公羊以帛字作伯字而不能傳但曰無聞焉爾程子本公羊以為當云紀子某伯莒子然紀侯爵非子爵恐子字上尚有闕字吳氏澂曰子伯二字或是侯字之誤（顧棟高三傳異同篇參）○桓二年紀侯來朝紀

本是侯爵緣隱二年書紀子伯莒子盟于密何休註公羊遂謂紀本是子爵因天子將娶於紀故封之百里以廣孝敬穀梁註亦謂時王所進爵由是後世遂啟光寵外家之漸班固外戚恩澤侯表序又云后父據春秋褒紀之義應劭云王者不娶於小國天子將納后於紀先褒子爵為侯漢世立后先進其父為大司馬大將軍封邑侯恩澤之濫自此始則皆不知紀子伯之為闕文而誤創褒紀之說誤之也顧棟高五禮源流口號注〇公羊傳云無聞猶云未詳亦不信左氏故慎之也穀梁說頗穿鑿左氏以子帛為裂繻字杜氏因增出平莒魯之怨然事不見經趙氏以莒人入向無駭帥師入極附會左氏益生支節惟吳氏澄疑侯字離文為子伯當從之此必紀侯莒子無疑蓋紀迫于齊而睦于莒故相盟也徐卓經義未解說愚按左氏之不可通誠如顧說所駁穀

梁有二說一以伯字連下讀曰紀子紀君也伯者長也伯莒子者盟時推莒君爲長一以伯字連上讀曰紀君長于莒君而爲盟無論列長於子文中春秋無此文法且以紀爲子爵直不知嘗有紀侯書于經舛謬甚矣啖氏曰闕文耳是也

隱七年春滕侯卒

不名史闕也程子經說○諸說見外諸侯卒門

隱八年夏宿男卒

不名闕文也元年及宋人盟而穀梁以爲未同盟不名誤矣俞皋釋義○諸侯死則稱名乃策書常體蓋不名則其世無所別矣故凡不書名者皆闕文也李本私考○凡不書名諸儒以爲史失之是也胡傳謂赴不以名書名者是聖人筆之無據彙纂案

桓六年寔來

闕文也三傳謂是州公以上承五年冬州公如曹下無異事言之耳然極考其說皆未安其間文有脫漏也孫復尊王發微○張氏之說未可從蓋寔來在州公如曹之下文猶未暢豈有相隔一年而但曰寔來恐史氏立言聖人作經不如是之晦也程端學或問○張氏洽以寔字爲虛字極爲弄巧孫氏師氏以爲闕文若晦黃氏亦謂當如郭公之類簡編脫誤方氏苞亦曰如左氏之說則當書遂來奔或州公自曹來奔如鄭詹自齊逃來之例可也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事以連及尚舉其名况事不相屬時年已隔而徑省其文使辭旨不可別白乎此經文有闕傳者傅會而爲之說也顧棟高三傳異同篇○闕文也杜預訓寔爲實公穀訓寔爲是謂之是者簡言之也非也書來者當目其人簡其人而沒其名謂之是而已非辭也程子胡氏訓寔爲名以爲諸

侯失地名非也失地當以名繫國不當以名沒國也（梁益行說略）○

謂寔爲州公名非也名則當繫於州公之下不繫國與爵而突

書其名安見其爲某人也程子謂不能反國則匹夫也故名之

夫諸侯失國皆書國與爵無竟書名者在他國亦爲寓公諸侯

不臣寓公豈遂賤視爲匹夫邪（徐庭垣管窺）○寔來蓋闕文也公羊

云是人來也於文不順胡氏云寔者州公名則沒其爵而獨舉

其名亦春秋所未有皆所謂求爲之說而鑿者也（王介之國傳質）○若

上書州公如曹之下卽書寔來則是州公也今州公如曹在五

年之冬寔來在六年之春經隔一年安可謂承上文書寔來也

春秋之文決不如是晦昧也或又謂寔州公名去年如曹未失

國故不名今來魯不復其國故名之使果州公也於去年如曹

宜以失國之例書曰州公寔如曹則今年寔來乃州公也去年

不書其名今年不書其國安知寔之爲州公乎蓋闕文也鄭玉闕疑

公羊桓十四年　宋人以齊人衛人蔡人陳人伐鄭

衛在蔡上誤見序諸侯升降門趙說

桓十七年葬蔡桓侯

稱侯蓋謬誤杜注○五等諸侯卒從其爵葬皆稱公蓋葬者鄰國與臣子之義也稱公非僭也周公太公之後皆侯爵耳故曰齊侯魯侯爵也而太公之子孫曰丁公曰乙公曰癸公周公之子孫曰考公曰煬公曰幽公皆成康之盛世亦可謂之僭乎則諸侯葬稱公者禮也今蔡桓侯葬而書侯修經之後傳寫誤耳蓋前乎此宣公葬書公後乎此平公葬亦書公何獨於桓侯而不以公配之哉趙鵬飛經筌○啖氏助謂蔡季賢爲其兄請諡于王故稱侯胡傳亦從其說趙氏鵬飛駁之曰諸侯葬皆稱公此蓋修

經之後傳寫誤也啖說鑿矣按何氏休以桓有賢弟不能任用反疾害之而立獻舞國幾亡故抑桓稱侯啖氏不用而更創爲請謚之說所謂能知他人之鑿而不自知其鑿者也顧棟高大事表

桓十五年公會宋公衞侯陳侯于袲伐鄭

公羊經多齊侯二字按古本左氏經亦當有齊侯字觀說文所引可證趙坦異文箋○說文移字注春秋傳公會齊侯于移○說文所云春秋傳皆左氏傳據所引疑今本左氏有脫文然此是經而說文云傳亦屬可疑且納厲公是宋意非齊意故下十六年會于曹及伐鄭齊皆不與此會殆無齊侯歟張壽荣古義

穀梁 莊十三年春齊人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穀梁曰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疑桓非受命之伯也案此九合之一不當貶穀梁謂齊侯爲齊人遂從而爲之辭趙坦異文箋

莊十六年會齊侯等八國諸侯同盟于幽　公羊有公字

此左氏經闕文當從公羊有公字齊履謙統紀○趙氏以此為諱與讎會不書公則莊與齊桓不可謂讎盟柯不諱此何諱焉胡氏以為諱魯叛盟則齊執鄭詹先自失信何尤於魯而春秋預為諱之皆從公羊作公會朱朝瑛略記○陸氏淳孫氏復皆以為不言公者諱之也按此當是闕文經固有前不書以示義而後此皆從同者未有前後從同而中間沒不書以為諱者也杜注又曰不書人微者亦非也齊桓始伯會小國豈敢以微者與齊侯會八國皆君親臨而魯獨遣微者此事理情勢必不然者且前後盟會皆公親涖獨於此同盟之始使微者攝之何邪況公羊有公字此非闕文而何顧棟高大事表○無公字當是脫文左氏無曹伯二字亦脫漏趙坦異文箋○伊川文定謂惡公之叛盟失信而諱之

春秋於魯惡未有諱者何諱於叛盟且未有叛盟在後而諱之於前者齊伐魯在十九年左氏脫文耳張自超宗朱辨義葉酉究遺參

惠棟云左穀無公字故穀梁傳不言公援公會二字當爲衍文據十九年何注云鄄幽之會公比不至公子結出竟遭齊宋謀伐魯故矯君命與之盟然則非特魯君不至卽大夫亦未來會與十五年鄄之會同春秋繁露云幽之會莊公不往阮元公羊傳校勘記

莊二十四年郭公

經闕誤也杜注○公穀連上赤歸于曹爲句以赤爲郭公名按郭公自是闕文赤乃曹公子文義都不相關傳誤甚矣陸淳辨疑引趙匡

○公穀曰郭公赤也失國而歸于曹也使郭公失國而歸曹將書曰郭公赤出奔曹先書赤歸于曹而繼之以郭公非辭也蘇轍集解○以赤爲郭公名何以不日郭公赤歸于曹以見其爲國君

外歸而乃顛倒其辭迷錯若此劉敞權衡○上下有闕誤或曰郭亡亦强通之也當傳疑闕疑鄭玉○汪氏謂亡字从人从乚與公字相近然公字篆文與亡字逈異不可强通王夫之稗疏○歷攷經傳號通作郭號之後氏郭是郭公即號公然東號亡於春秋之前西號亡於僖之五年此時安得有號亡之事或據齊桓問郭何以亡一事改郭公爲郭亡但郭公之見於春秋其事不可得知必求其事以實之則鑿矣劉履恂秋槎雜記引汪喜林說○洪氏亮吉亦疑爲號公見土地名門郭國

莊三十年冬齊人伐山戎　三十一年夏齊侯來獻戎捷

趙子曰二傳不知誤文之義妄爲穿鑿二傳皆言齊侯親伐左氏僖九年傳宰孔曰齊侯北伐山戎南伐楚足證是齊侯親行也伐山戎當書齊侯獻捷當書齊人文誤耳據齊未伯之時尚

不會朝會今爲伯主豈有自獻捷乎陸淳集傳辨疑○經文上下兩訛也諸侯有四夷之功親獻捷于王北面陳俘戎服將事今齊大國霸主其來陳俘而魯君受之乎於禮多違故疑文誤徐庭垣管窺

莊三十一年夏薛伯卒

公羊僖八年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洮

案此經下卽書鄭伯乞盟則鄭世子華不會盟可知公羊衍此四字趙坦異文箋○左穀經文皆曰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而不及鄭惟公羊有鄭世子華以經考之鄭伯自洮首止之盟明年諸侯圍新城以討之又明年諸侯盟甯母而鄭世子華在焉蓋鄭畏討而以世子會鄭伯身猶未至故明年又爲洮之會始懼而乞盟經文當如左穀葉夢得公羊傳讞

公羊僖十九年宋人曹人邾婁人盟于曹南

公羊作宋人或字之譌何注欲同於微者稱人例遂援季姬事以實之謂爲宋襄諱未足信　趙坦異文箋

僖十九年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公羊有公字

顧氏以爲闕文見下翟泉○按郝氏兩趙氏說以爲魯非卿會故不日其人甚有理則未必是闕文也見春秋之初卿大夫稱人門○四國稱人則不當公會疑公羊衍公字　張壽榮古義○按此說亦通

又　邾人執鄫子用之

鄫杞皆魯昏姻而不名並修後之闕　高澍然釋經

又　冬梁亡

紀於歲終是史失其所以亡之故時月皆不可紀也　張自超宗朱辨義

僖二十三年冬杞子卒

杞與魯婚而成公卒不書名闕文也江克寬羣疏○高說見上

僖二十四年冬晉侯夷吾卒

左傳惠公二十三年九月卒而經在明年之冬杜氏謂晉文定位而後告惠公之喪經文從赴程氏端學謂惠公卒時非有內亂外伐安得不告喪必待文公至乃告邪借使文入而告必以卒之年月必不書其赴到之日也余謂四字當是三字之誤乃漢晉以來傳寫之訛爲杜氏傅會而誤也不然魯史自晉文入國至創伯五年中無書一晉事者豈有獨書一夷吾卒之理晉文豈有告喪而不告已之入者邪顧棟高大事表

僖二十五年衛侯燬滅邢

諸說見滅同姓名燬辨

穀梁僖二十八年冬公會晉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

于溫

穀梁無齊侯二字或脫文趙坦異文箋

僖二十九年會王人晉人等盟于翟泉公穀皆有公字

案齊之盟公羊有公字翟泉之盟公穀俱有公字左氏偶閃耳不必以諱生義也且以諱公而外稱人遂以為貶則如桓二年書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又何為不諱公而貶諸侯乎胡傳更護之曰書成宋亂則其責已明不必諱公貶諸侯然後見其罪則春秋於桓既書公矣又加一斷語於傳則併沒公不書何寬於僖而刻於桓借曰僖賢而桓賊而當日諸侯之罪又因桓僖二君之賢否以為書爵書人之重輕聖人之好惡不應用心屈曲如此顧棟高大事表○左氏傳云公會並不言不書公諱公與盟則左氏經當有公字無者脫漏耳杜注繆趙坦春秋異文箋

經文陳人下有蔡人而傳無名字注云卽微者夫微者不書乃經例傳則豈以非删略之恐傳有闕文杜强爲說耳 朱鶴齡讀左日鈔

公羊文八年公子遂會伊雒戎盟于暴 左穀作雒戎

趙說見土地門雒戎

文十二年郕伯來奔

不名史闕之 程端學本義 ○餘見失地名不名門

公羊文十三年公如晉衛侯會于沓 左穀作會公于沓

案公羊脫公字 趙坦異文箋

宣九年秋滕子卒

成十四年冬秦伯卒

不名闕之 程端學本義

成十六年夏滕子卒

滕同伐秦而滕子卒不名是史失之汪克寬纂疏

襄十四年衛侯出奔齊公羊有衎字

不名左穀闕文當從公羊有衎字或曰剽得位非正不以兩君之辭與之是不然春秋諸侯援立不得其正者非獨剽也何嘗不以兩君之辭與之凡奔而名者皆以別二君也惟衛鄭奔不以名見蓋叔武不取於爲君而攝之曹負芻歸不以名見蓋子臧不取於爲君而逃之則內無君而不嫌兩君故知其爲闕文而辨其正不正義不在是也葉夢得傳○宜從公羊葉說是也顧棟高大事表

襄二十二年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公穀邾子下有滕子左氏無闕文也趙坦異文箋○陳樹華攷正同

公穀 昭元年莒展出奔吳

二傳脫與字 趙坦異文箋

昭五年秋秦伯卒

史失其名非貶也 家鉉翁詳說 ○不名者史書之略耳公羊以爲匿

嫡之名非也 湛若水正傳

昭十一年夏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按虔字衍文見相殺名駁辨門

昭二十一年冬蔡侯朱出奔楚 二十三年夏蔡侯東國卒于楚

穀梁朱作東傳曰東者東國也○前書蔡侯朱出奔楚而後書

蔡侯東國卒于楚穀梁以朱爲東疑是而又脫一國字耳蓋朱

無歸入卒葬之文而東國無出奔之事疑只是一事 呂大圭或問 ○

傳謂貶東國而去其一名按諸侯出奔而名所以別二君未有

反去其名之半以疑後世者 葉夢得穀梁傳讞 ○按左氏公羊皆以朱

與東國爲兩人汪氏克寬又引史記蔡世家云東國攻平侯子而自立而辨穀梁之說爲非然考史記世家無蔡侯朱年表于昭二十一年云蔡侯東國奔楚與穀梁脗合則朱即東國無疑矣況出奔與卒不及兩年若係兩人則必朱訴于楚楚拘東國而東國復卒于楚何以朱被逐之君而不書其卒東國篡國之賊而不志其奔聖人係所見之世立文不宜如此之脫落無次序也其爲闕誤無疑顧棟高大事表○按程公說分紀以朱爲平公子東國爲平公弟謂必二子爭國朱不勝而奔訴於楚楚拘東國也當以顧說正之○又按高氏澍然據奔君例不書卒以爲兩人論亦可據見於諸侯卒門如其說或史記承穀梁之誤歟

定九年秋秦伯卒

不名闕文俞皐釋義

公羊定十二年冬公會晉侯盟于黄

齊侯誤作晉侯當從左穀趙坦異文箋

穀梁定十三年齊侯次于垂葭

穀梁脫衛侯二字趙坦異文箋

哀三年冬秦伯卒

○公如衍文闕文

公羊桓十八年公會齊侯于濼公夫人姜氏遂如齊

公羊脫與字耳傳者據以爲解謂何以不言及夫人外也誤也

趙坦異文箋參

昭二十三年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公羊作公有疾衍下公字何注曲爲之解非也趙坦異文箋

○王子王臣誤文

左氏隱三年尹氏卒誤君氏

辨說見凶禮門附夫人薨葬後

宣十四年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王札子王子札也蓋經文倒札字杜注

穀梁 文五年葬我小君成風王使毛伯來會葬

左公作召伯穀梁誤趙坦異文箋

○內大夫闕名衍文仲孫忌公羊說辨

穀梁 僖三年冬公子季友如齊涖盟

穀梁衍一季字趙坦異文箋

文十四年叔彭生帥師伐邾

此叔仲彭生也脫一仲字耳季本私考○十一年承筐之會稱叔仲彭生此文闕也方苞通論○三傳並闕仲字則知修後有闕文也而仲孫湫闕湫陽處父闕陽可知矣高澍然釋経

公羊昭二十四年叔孫舍至自晉

公羊叔孫二字或衍文趙坦異文箋○顧氏毛氏說見一事再見卒

名不氏門

定六年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

何忌不言何闕文杜注○公羊以爲譏二名妄矣列國君大夫二名者多矣何獨於此譏黃仲炎通說○孫氏復曰前曰仲孫何忌後曰仲孫忌傳寫脫也據此則爲筆削後之闕文顯然易見何忌現爲大夫魯史何至逸其一名卽使魯史有闕孔子亦宜正之豈亦有疑而未敢增益乎此與哀十三年晉魏曼多書曰魏多者同爲闕字而公羊便謂春秋譏二名何休便謂二名難諱孔子欲存臣子之敬改古禮爲後世之法甚矣其誣也且卽公羊春秋其前後皆稱何忌獨此一處少何字便爲此說又何以解

前後之經文（顧棟高大事表）○公羊說甚鑿春秋人臣二名多矣聖人褒貶豈在名之一字二字亦斷無一書再書之後復去一字以示譏者（洪亮吉春秋詁）○以爲譏去何字考昭三十二年定三年六年十二年哀元年二年五年六年經文凡十二書仲孫何忌何以不去何字左公穀皆同公羊譏二名之說鑿何氏難諱之說更非劉氏又以忌與何忌二名者更名也亦臆說（徐卓經義未詳說康樹華攷正參）○外大夫闕名闕國名衍文誤文（黑肱闕書邾父叔孫說非幾）多公羊說非

閔元年冬齊仲孫來

不名闕也與叔彭生仲孫忌同（高澍然釋經）

文二年春及晉處父盟

處父不氏闕也（高澍然釋經）

宣十年夏齊崔氏出奔衛

高氏疑氏爲天字之譌見世卿門

襄二十九年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衞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左氏經莒人下脫邾人二字公穀有（趙坦異文箋）惠棟補注同

公羊昭元年衞石惡會虢　左穀作齊惡

衞齊惡左傳稱齊子而公羊經作石惡按經文石惡已於襄二十八年出奔晉矣此傳寫之誤耳　趙坦異文箋

公羊昭十年晉欒施來奔　左穀作齊

毛氏說見大夫書氏門齊欒氏

昭三十一年黑肱以濫來奔

黑肱邾大夫不書邾史闕文公穀亦以濫爲邾邑而傳解其無邾之意言邾人以濫封黑肱使爲別國故不繫於邾妄說也　杜注

孔疏○公羊文何以無邾婁通濫也曷為通濫賢者子孫宜有地也賢者孰謂叔術也何賢乎讓國也何注通濫為國故使無所繫叔術邾婁顏公之弟○穀梁不言邾黑肱別乎邾也其不言濫子何也非天子所封也范注邾以濫邑封黑肱故別之

若國○傳云邾黑肱而經不繫邾闕文耳以為通濫為國以為別乎邾皆妄說也齊楚大國且未嘗分其地以封子弟況蕞爾之邾乎或又謂濫乃天子之地黑肱乃天子之命吏尤為臆說夫王吏守土則得自專其地矣何為奔于諸侯邪 汪克寬纂疏 ○黑肱不係邾公穀言邾人以濫封黑肱使為別國故不係于邾陳岳氏曰春秋凡書外大夫來奔未有不言國者外大夫以地來奔亦未有不係于國者此明是闕文二傳妄也 程端學三傳辨疑 ○公羊謂叔術賢而讓國又謂其殺仇妻嫂夫叔術果讓國邪必無傷倫之事如其有也雖讓國豈賢之乎 黃元仲南莆類稿 ○穀梁以為別封則固已有國世安有挈國而奔者哉 趙鵬飛經筌 ○按傳明言邾

渠旣則左氏時經文邾字尚未闕趙佑律桑○若非闕文則不成辭

穀梁固非公羊通濫之說尤害義高澍然釋辭郝懿行說略

昭三十二年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左氏莒人下脫邾人二字公穀有趙坦異文箋陳樹華攷正

附辨正顧氏一條

顧氏棟高曰襄三十年晉人等會于澶淵左傳云不書魯大夫諱之也愚謂此亦晉人之上闕叔孫豹會四字耳若以爲諱則魯會諸侯之非義者多矣桓二年會稷僖二十八年盟宋成二年會蜀黨逆助亂背華即夷絕不一諱而獨於此諱乎以是知爲闕文也愚按史文內會外之詞書會某于某會字在上外相會之詞書某某會于某會字在下惟殊會乃有兩會字此非殊

會而會字在下內卿不與會也方氏苞高氏澍然謂魯大夫不會是也見大夫書人門本非闕文顧氏似誤

左穀公 定四年蔡公孫姓歸姓帥師滅沈

趙說見書公孫門

公羊 定八年晉趙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左穀作士鞅公羊傳譌也趙坦異文箋

公穀 定十年宋公之弟辰暨宋仲佗石彄出奔陳

公穀仲佗上衍宋字何注曲爲之說非也趙坦異文箋○何云復出宋者惡仲佗欲帥國人去

公羊 定十四年春楚公子結陳公子佗人帥師滅頓

公孫佗人作公子與左穀異

公穀 定十四年春晉趙陽出奔宋

按衞趙陽左氏傳旣有明文正義引世本又足據當以左氏經文爲正公穀作晉趙陽公羊釋文又作晉趙鞅似因十三年有鞅叛之文而誤也趙坦異文箋

公羊哀十三年晉魏多帥師侵衞

公羊譏二名謂二字作名若魏曼多也按文武賢臣有散宜生蘇忿生則公羊說非也曲禮正義引五經異義○左氏春秋作魏曼多公羊春秋闕一曼字據此足見後人傳授之誤左氏所傳偶不闕而公羊所傳偶闕耳公羊傳曰曷爲謂之魏多譏二名非也顧棟高大事表○又詳見前條仲孫忌

附成十五年秋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

徐仲山日記云此經有五疑華元未奔晉曰奔晉一疑不自晉

歸曰晉歸二疑蕩澤去氏而稱字乎邪否邪三疑五大夫同奔止書其一四疑書例多省文兩宋華元五宋字五疑此必簡牘有脫誤毛奇齡傳

○執諸侯衍文

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之于京師左穀作歸于公羊

辨說見執書歸于門

○殺大夫闕名公羊傳曹宋二說辨、穀梁傳曹宋二說辨左杜陳氏說辨

莊二十六年曹殺其大夫

不書名脫之孫復尊王發微○公羊曰衆也非也三郤亦衆何以名之杜預曰無罪也非也殺大夫多矣曹宋不名其餘皆名豈盡有罪也陳君舉謂齊赤蔡䡾大夫有不義其君者不名以惡君也果爾則被殺者忠臣當特書名以表其忠何爲反沒之莘老云

舊史失其名亦恐未然若舊史本無名氏則斷爛之文聖人宜
并削之何爲留疑於後世乎此蓋孔子修成以後之闕文郝懿行說
晏顧棟高刑賞表闕文表叅○孫劉說見書殺門穀梁謂晉無命大夫劉氏
辨之趙氏辨左說見晉殺大夫門文七年

僖二十五年宋殺其大夫

不名闕文也俞皐釋義○劉氏辨公穀說見書殺門杜氏從文七年
左義謂無罪故不名亦非另有辨○大夫無名闕文此與莊二
十六年曹殺其大夫闕文例同公羊謂宋三世內娶故三世無
大夫謂宋公三世皆娶大夫女故不敢臣婦父也則未聞君不臣婦父者周武王未
嘗不臣齊尚父也若穀梁謂所殺者孔氏故孔子諱之則桓二
年宋督殺大夫孔父顯見乎經而敢爲是說妄矣毛奇齡傳

文七年宋人殺其大夫

辨左公說見書殺門

成十五年宋殺其大夫山

說見辨不書氏門

○兵事闕文衍文誤文 異宋人闕翟字說辨 敗陳宋闕宋朔傳說辨 敗系公羊說辨

莊九年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內不言敗此言我師敗績羨文蓋後人傳授誤增耳 孫復尊王發微

穀梁莊二十年齊人伐我

左公伐戎是也穀作伐我以戎我字類而譌 趙坦異文箋

莊三十年夏次于成

案左氏莊三年傳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則次爲師再宿以後之辭此年經左氏無師字或脫字 趙坦春秋異文箋

公羊莊二十八年公會齊人宋人邾婁人救鄭

邾婁人三字或衍文左穀無邾人趙坦異文箋

公羊僖十八年宋公會曹伯衛人邾婁人伐齊

公羊會字衍趙坦異文箋

傳二十八年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是當日畀宋人田闕一田字經成而亡之也晉衛嘗侵諸侯之田矣傳載先軫之謀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正此事也晉侯有疾侯獳貨晉史歸曹伯則曹伯之歸自晉不自宋也畀之者田而已葉夢得傳○按傳執曹伯分曹衛之田畀宋人本係兩事經文闕田字從前只作一事解葉氏此條約解顧棟高大事表

公羊僖三十三年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

公羊云謂之秦何狄之也按左穀有師字公羊或脫師字傳從而為之辭趙坦異文箋○愚按劉氏敞胡氏安國王氏沿張氏洽諸

家本公羊說俱鑿

公穀文三年晉陽處父帥師伐楚救江

按二傳脫以字 趙坦異文箋

公羊文七年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眛以師奔秦

公羊有以師二字或衍文 趙坦異文箋

文十年秦伐晉　成三年鄭伐許　昭十二年晉伐鮮虞

秦鄭晉伐國闗書人見外兵不書主帥門

宣元年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

傳言救陳宋經無宋字蓋闕杜注（）胡傳謂宋有弒逆之罪不當救故聖筆削之愚謂趙盾弒聖人正當直書以正其罪何反削之春秋有書之以見義者未有沒之以見義者也況陳在宋南楚之侵必先陳而後及宋晉之救必先宋而後及陳豈有越

宋而南救陳之理乎經當云救宋及陳有脫漏耳 顧棟高大事表

公羊 宣十三年齊師伐衛

按左穀作伐莒是

成三年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

據左傳廧咎如潰上失民也杜注此傳釋經之文蓋經闕廧咎如潰四字孔疏若經本無此文則左公爲横益經文而加失民之傳故知是經闕也○顧棟高曰劉炫亦同此解

公羊 成六年晉欒書率師侵鄭

案五年蟲牢左氏傳云鄭服也故六年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鄭有楚師故晉欒書帥師救鄭本末如此則非欒書侵鄭可知公羊經作侵鄭既不發傳無從見義當是傳寫之誤 趙坦異文箋

成十三年公會晉侯等伐齊

不書秦師敗績蓋經文闕漏杜注○公親在行則非不告不書克獲有功又無所諱故云經文闕漏孔疏

襄五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公穀曹伯下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八字係左氏脫趙坦異文箋○據傳戍陳之諸侯即會戚之諸侯惟鄫屬魯不與救陳之諸侯即戍陳之諸侯是左氏經譌脫八字也張尚瑗左義

公穀襄十七年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接上文齊侯故不繫齊二傳作齊高厚衍齊字趙坦異文箋

公羊定十年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費

公羊作圍費案左氏傳明云秋復圍郈穀梁亦作郈且郈邑屬叔孫氏故圍郈叔孫爲主費邑屬季氏若有事於費帥師者當爲季氏不當獨任叔孫也以是知是郈字公羊譌作費趙坦異文箋

○弒君誤文 弒誤殺殺誤弒義名

僖九年冬 左穀公羊 晉里克 殺弒 其君之子奚齊

諸說互異見弒君門

公羊 昭十三年楚公子棄疾弒公子比 弒當從左作殺

汪氏段氏說見大夫相殺門

哀四年盜殺蔡侯申 公穀俱作弒

閽弒吳子書弒而此書殺不應異同蓋字誤也 趙鵬飛經筌 ○宣十

七年書蔡侯申卒蔡文公自文至昭侯五世不宜與高祖同

名亦字誤 又本孔疏 ○宣公時有蔡侯申此後名申決爲諱字而極

十七年之極候成八年之天子非與本親此益信 高澍然釋經

○晉盧城蒐盟地闕文衍文誤文 盟下劉衍錄辨

莊元年單伯送王姬

當從公穀作逆見左姬下嫁門張氏說

宣五年齊高固來逆叔姬

張氏洽云據高固及子叔姬來當從公穀有子字左氏脫文[illegible]

僖二年城楚邱

城楚邱之上當先有衛遷于楚邱一句而今闕之耳若上未嘗有衛遷之文而下忽書城楚邱百世而下讀者安知爲衛楚邱安知爲諸侯城楚邱故當有闕文無疑也或謂楚邱之上脫一衛字是未可知不知文闕故有不予專封之說顧棟高引高紫超說

昭八年蒐于紅

傳言大蒐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經不言大闕文也

襄十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已亥及向戌盟于劉

因聘而盟者必在國內荀庚孫良夫郤犨孫林父是也豈有來

聘而遠盟者乎蓋下文有劉夏傳者因以爲春夏之夏遂誤增于劉二字耳高閌集注○案魯地之劉杜無注孔氏謂城外近地者蓋疑辭無實據況是時無所畏事者惟晉而荀庚郤犨俱於國內盟之何獨畏於向戌而盟諸城外乎高氏謂劉乃王畿采地因下劉夏誤文疑衍之顧棟高大事表○徐氏說見魯地門

○災異誤文衍文

隱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

左大雨霖以震謹始也凡雨自三日以往爲霖杜注此傳解書霖而經無霖字經誤○按此條公穀俱作大雨震電而左氏獨作霖以震此蓋左氏所傳授之本異爾後來劉炫之徒俱以爲經誤可見聖經流傳諸弟子古文蝌蚪傳寫錯誤者多矣此條論記異則霖以震尤屬變怪顧棟高大事表○餘見災異門

公羊 僖十年冬大雨雹

左穀作大雨雪公羊或因字類而譌 趙坦異文箋

公穀 昭四年春大雨雹

趙說見災異門

穀梁 哀元年鼷鼠食郊牛角

左公無角字疑穀梁衍 趙坦異文箋

附 馬氏通考辨公穀書孔子生

公穀於襄公二十一年皆書孔子生按春秋惟國君世子生則書之子同生是也其餘雖世卿擅國政如季氏之徒其生亦未嘗書之於冊夫子乃鄹邑大夫之子耳魯史未必書也魯史所不書而謂夫子自紀其生之年於所修之經決無是理也而左氏於哀公十四年獲麟之後又復引經以至十六年四月書仲尼卒杜征南

亦以爲近誣然則春秋本文三子以其意見增損者有之矣蓋襄二十一年所書者公穀尊其師授而增書之也哀十六年所書者左氏痛其師亡而增書之也俱非春秋之本文也三子者以當時口耳所傳授者各自爲傳又以其意之所欲增益者攙入之後世諸儒復據其見於三子之書者互有所左右而發明之而以爲得聖人筆削之意於千載之上吾未之能信也馬端臨文獻通考論三傳經文同異

附

左氏引經不及周官儀禮論

周禮六官所掌凡朝覲宗遇會同聘享燕食其期會之疏數幣賦之輕重牢醴之薄厚各准五等之爵爲之殺而適子誓于天子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而儀禮有燕禮以享四方之賓客聘禮以親邦國之諸侯公食大夫禮以食小聘之大夫而覲爲諸侯秋見天子之禮其米禾薪芻有定數牢鼎几筵籩豆脯醢有常等

靡不釐然具載是宜天下諸侯卿大夫帥以從事若今會典之罔敢踰尺寸而春秋二百四十年若子產之爭承子服景伯之卻百牢未聞據周禮大行人之職以折服强敵也甯俞之不拜彤弓及湛露叔孫穆子之不拜四牡及文王未聞述儀禮燕食之禮以固辭好惠也郤至聘楚而金奏作於下宋享晉侯以桑林之舞皆踰越制度雖恐懼失席而不聞據周公之典以折之他如鄭成公如宋宋公問禮于皇武子楚子干奔晉晉叔向使與秦公子同食皆百人之餼而楚靈大會諸侯問禮于左師與子產左師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皆不言其所考據各以當時大小强弱爲之等是皆春秋博學多聞之士而於周公所制會盟聘享之禮若目未之見耳未之聞是獨何歟若周公束之高閣未嘗班行列國則當日無爲制此禮若既行之列國矣而周公之子孫先未有稱述之者豈果弁

毫王制不避法守歟不應與世慕憤然若此且孔子嘗言吾學周禮矣而孔子一生所稱引無及今周官一字者孟子言班爵祿之制與周官互異家語言孺悲曾學士喪禮於孔子而其詳不可得聞夫書爲孔孟所未嘗道詩書三傳所未經見而忽然出於漢武帝之世其爲漢之儒者掇拾綴緝無疑雖其宏綱鉅典未嘗不稍存一二而必過信之爲周公所作則過矣顧棟高大事表論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六十終